



## 母亲进城

□ 胡昌清

今年的盛夏,在乡下生活的父母得知我乔迁新居消息,他们早早开始准备好自产的笋干、苦菜干、四季豆干、糯米酒……一同带到丽水给我。

我老家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位于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但离丽水市区有120公里。

今年70岁的母亲虽然只念过小学,但她却教给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许多有用的知识,让我们懂得了逆势发育、顺境不骄的道理……

长大后,我离开了那个小山村进了城,又因为平时工作忙,鲜少回家。

母亲非常想念在外的儿女们,苦于不能坐车,只好轮番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打电话。每次电话当中,母亲总是反复的叮嘱我:“dò mǎi’(大儿子)你写东西要认真细心,特别是一些案件上的报道,情况要了解清楚,用词语句要准确,文章报道要客观公正……”

母亲听到我买房的消息后非常开心,并表示她一定要来丽水庆祝,这个消息也令我们全家又惊喜。但临近乔迁时候,她却又打起了退堂鼓,我们明白她是害怕坐车。

记忆当中,母亲几乎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唯一一次出远门是她到福建省的寿宁县城,当年,父母从村里步行30里的山路到了坑底乡,再乘坐40分钟的客车到达寿宁,一坐上车母亲就开始呕吐,晕车,回来后母亲宁愿步行70里的山路回家也没选择坐车,并表示以后再也不坐车了。

我将选好的乔迁日期告诉了母亲,希望父母能提前到丽水住上一段时间,母亲却推托说家里养有鸡鸭,地里的话也多……找出一大堆理由不想过多打扰儿女们,最后还是妻子苦苦相劝,才答应提早一天前来。

父亲比母亲大10岁,这两年父亲耳背了,记忆力也不好,平时没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母亲应允丽水之行后,他高兴地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要与母亲一起来。看着满头白发的父亲乐得跟一个孩儿似的,我心里是既感动又辛酸,感动的是父母始终把儿女的事当作家里的头等大事,辛酸的是不知不觉间父母都已经白发满头。

考虑到母亲会晕车,兄弟姐妹几个在经过商量后制定了一个“父母进城”的周全计划。出发前一个月,我因担心父母的身体状况,每天电话联系母亲询问二老的身体状况,并提醒他们吃一些营养品,注意休息,提早为母亲备好了晕车贴、晕车药,考虑到母亲有高血压,给她挑晕车药时也会特别注意药物成分和高血压人群是否适用。乔迁前一天,妹夫同弟弟一起开车回乡下接父母,妹夫觉得母亲会晕车,车速特地减慢,转弯也不敢打急转弯。车子开出村外没转几个弯道,母亲就开始吐了,弟弟把母亲扶在他身上,就这样走了3个小时,一行人才到丽水。

下车后,看见母亲脸色煞白,无力地只能躺在床上休息。直到晚上给母亲喂了稀饭,她才渐渐缓过来。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我心里有些内疚,可想到母亲第二次出远门就来到丽水,欣慰和开心又占满了心间。

次日,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母亲就为我家乔迁之事开始操劳。

……

在我苦苦的挽留下,母亲在丽水住了5天,之后坚决地表示想回老家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将父母送到景宁妹妹家休息了几天,再让妹夫帮忙送他们回乡下。

每每想起母亲的慈爱与父亲的关怀,我眼里总是会不自觉地模糊,都说男儿泪不轻弹,但父母之爱,却是世上最真挚的爱,也是男儿心中最柔弱的情感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知秋

刘大庆摄

□ 季宏林

茭白,在我老家叫高瓜。

印象里,凡称作瓜的,多半是长在地里,如西瓜、南瓜、冬瓜。也有长在藤架上的,如丝瓜、黄瓜、苦瓜。有趣的是,高瓜是个例外,它生长在水中,还是一道营养丰富的蔬菜。

古人将菰、黍、稷、粟、菰称为“六谷”,在唐代以前,菰被当作粮食作物栽培,它的种子叫菰米或雕胡。李白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诗中写道:“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跪进雕

## 灯火可亲

□ 杨金坤

火靠着人,人煨着火,方为灯。火为人而明,人因火而暖,所以灯火可亲。

我上小学时,每当夜幕降临,母亲就擦亮火柴点燃一盏煤油灯。如豆的灯光在老屋的空间无限延伸,抵达老屋的墙角角落。因了这灯光,天不再冷,地不再寒,老屋里暖暖地,我心里暖暖地。待我睡下,母亲将煤油灯移到纺车前,开始纺线。躺在被窝中的我,透过如豆的灯火,看母亲纺线的姿势,在斑驳的老墙上,投射出一副剪影。剪影中,母亲气定神凝,面容祥和。纺车不停地转着,母亲的右手一圈一圈地画着圆弧,左臂前后夸张地摆晃。仿佛是一位诗人,在尽情地倾吐诗情,又仿佛是一位舞蹈家,游刃有余地重复着生活的律动。

在温暖、生动、鲜活的剪影中,我睡熟了。

我上高中时,在县城住校。有一天,我下了夜自习回家,刚骑了不到一半的路,自行车就没气了。我推着自行车往家赶,但天公不作美,刮起了大风下起了雨,我边走边望路边观察,可能是刮风挂断了线路,四周黑魆魆地,没有一盏灯。离家还有十多里地,路上也没有行人,我心里既害怕又担心,继续往前走,见路边有一间小房子,屋檐下,一盏风灯在风中晃来晃去,散漫的灯光映照着条悬挂着的旧轮胎。我心中一喜,敲开了紧闭的房门。

一个满脸黢黑的中年汉子,在屋里为我补好了轮胎。我问多少钱,灯

光下,中年汉子伸出右手,在我面前晃了几晃。五角?我问。五元,中年汉子大声说道。那个年代,一个馒头才一角钱,一个烧饼才两角钱,补轮胎最多也就三角,他竟然要五元,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想发怒,但看着中年汉子的一张黑脸,却没敢言语。我翻遍身上所有的衣兜,怎么也凑不齐五元钱。中年汉子看着我的窘态,哈哈大笑,说:一看就是个学生娃,刚才风没停、雨没住,和你开个玩笑,现在天好了,你可以走了,我不收学生娃的钱。

中年汉子一笑,一口牙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那样洁白。

我当兵时,入伍3年第一次探亲。因天降大雪,公共汽车行驶缓慢,等赶到我下车的地点时,已经深夜11点多了。下车后,我迎着刺骨的寒风,行走在一尺多厚的积雪上,沿着乡间小路向家中走去。

走进小院,一丝丝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纸模模糊糊地洒在小院的墙上、树上。看到这熟悉的灯火,我心头一热,喊一声:娘,我回来了!父亲、母亲吱扭一声打开门,那一抹暖黄色的灯火,迫不及待地扑在我身上。

现在,我已年近花甲,我更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灯火在,才有暖流的涌动;有灯火在,才有希望的萌生;有灯火在,才有情感的交织。

因了这灯火,我们不再孤单,不再寂寞,不再害怕。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我的故乡我的香樟

□ 邹文彬

在我国农村,或许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镇村之宝”,或古代建筑,或奇珍异宝,或花草树木……而在我的故乡江西省弋阳县圭峰镇蒋坊村,“镇村之宝”却是两棵伫立在池塘边上的参天香樟树。据村里长辈讲,这两棵香樟树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遗憾的是其中一棵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被烧毁了,留下的另一棵半个世纪来依然风雨无阻地呵护着全村一百六十多户七百多人。香樟树已俨然成为村民心中的“守护神”。

我们村的香樟树枝繁叶茂,树高约二十几米,树冠有如巨伞,遮天蔽日;躯干至少要四五个成年人才能强合抱,集雄伟、英武、端庄于一身,就像村里慈祥、睿智、宽宏大度、饱经沧桑的长者,用巨大的树冠为村民挡风遮雨,荫庇一方黎民百姓。

香樟树开花的时候,整个村庄的空气中弥漫着樟树的芳香,特别是在酷热的“三伏”天,大人们劳作之余,都会在樟树老根上坐着歇息闲聊片刻,大口喝着凉茶,大蒲扇不时的扇动着,笑声从树荫底下飞向盛夏的天空。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在池塘里尽情嬉戏……樟树底下俨然成了全村男女老少的乐园。

我家老屋就在距离香樟树大约八九百米远的地方,打从我孩提时起,每年冬季,祖母就常常带我到香樟树下拾取枯枝落叶作为柴火。头一天刚把地上的枯枝落叶一扫而光,心想第二天可能再无所获了。可次日,当我们祖孙俩来到香樟树下时,满地依旧是红的、黄的、褐的、灰的叶子,从根部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如一一张落叶做的地毯,我快乐得像鸟儿般地跳跃、嬉闹,两只小手不停地抓起枯叶撒进箩筐,枯叶却像天女散花般到处飞扬,飘飘洒洒地扑进大地的怀抱……从立冬到次年立春,我们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政法委)

## 拾稻穗

□ 孙培用

母亲说,孩子,你是否会像我今天这样,弯下身去,在这一轮金黄硕大的太阳下,去拾稻穗呢?

孩子,收季后黑黑黄黄的稻茬,会扎痛你稚嫩脚板,冰凉的地气自脚心涌入全身,乡村的质朴气息,荒野的久违情愫,野花的灿烂,刺激纯真的你麻木的味觉,退化的嗅觉,不同的感觉。

蓝天白云下,田野里的稻穗就这样,突然的被一一惊喜而又郑重的手轻轻拾起。

孩子,小小的筐是不是有些沉重了呢?没有一个细节可以省略,只有生命的过程才最真实。

拾稻穗,是农事中不可短缺的尾声,如同故事总要有结局。孩子,拾稻穗则是劳动生活的一种,它是生命中美好人格的启蒙,不拾稻穗,十月就不完整,没有拾过稻穗,你就不会懂得馈赠,不会懂得大地丰厚的埋藏。

孩子,我们去拾稻穗,去田野中拾取那微小的金黄那久违的渴盼,那回归自然生命的人生。

### 那些向日葵

静静地站着,不具备很深刻的哲理与寓意,它简单的样子坚实而挺拔。

那一圈一圈的向日葵花,立在家园里,田野中,小路旁,山坡上,葵花们金黄灿烂的记忆,永远也不会褪色。它们将最纯真的笑脸献给太阳。金黄的语言,渲染一片天空。

惬意地做一个圆满的梦。一长串具体的字句谱写成一种向往。行囊

祖孙俩每次都都能满载而归。

天有不测风云,树也有旦夕祸福。由于年代久远,这两棵香樟树长期经受风霜雨雪和雷击,其中的一棵大部分已经空心化了。我8岁那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村里一位老奶奶的小鸡钻进树洞,老奶奶端着煤油灯去寻找,一不小心点燃了树洞里面的枯枝干叶,继而引燃树干。老奶奶吓得瘫倒在地,人们七手八脚地将老奶奶抬到阴凉处施救,老奶奶醒来,仍然吓得说不出话来。有一个中年妇女就将老奶奶背回家去了,但谁也没有责怪老奶奶一句。

由于樟树油易燃,火借风势,整棵樟树都笼罩在火海之中。虽然,村民们纷纷拿来水瓢水桶救火,但是,面对熊熊烈火,简直是杯水车薪。眼看整棵樟树就要化为灰烬之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雨,浇灭了这场大火,否则的话,樟树附近的房屋都会遭殃。大雨过后,这棵香樟就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躯干。后来,生产队请人将残存的树干锯成板块,村里每户都分得几块。有的家用来做家具,而我父亲用樟木做成木箱,至今仍用来装衣服。这棵樟树真正是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听说另一棵樟树也差点离乡别土。十多年前,很多村庄的古樟树面临贩卖、倒卖、移栽。村里有些人也蠢蠢欲动,想卖掉这棵樟树换钱花。村里的老人就谆谆告诫那些人:人挪活,树挪死。这棵樟树是我们村的“镇村之宝”,也是我们村离乡游子梦萦魂牵的寄托,是万万不能卖的。由于老人们的一致反对,这棵樟树至今仍然屹立在农村的池塘边上。我很庆幸,也很感谢村里的老人们保护了这棵“守护神”。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香樟树见证着我们村一代又一代人的茁壮成长。大学毕业后,我便离开了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来到广西工作。只是每次回到故乡,我都会来这棵香樟树下坐会儿,喃喃倾诉心底的思念。因为无论我身处何方,心都会飞向家乡,洒落在故乡的香樟树上。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政法委)

中,盛满沉甸甸的目光,凝成深层次的愿望。

它用谦虚的礼仪向惠恩的太阳倾诉着成长,向母亲倾诉着成熟。沉重的奏盘使它终于低下头,如同一种沉思状。

母亲用手掌抹去绒花,一颗颗灰黑色的葵花籽被送往母亲的嘴里,送往你我的嘴里。

在大家的咀嚼声中,葵花籽的香味弥漫了乡村的整座山岗,弥漫到乡村的农田和院落,弥漫到我们的胃、肠,一直弥漫到新年的餐桌上,弥漫到大家快乐兴奋的心情。

搜集一捧硕果,丰满籽粒。硕大的奏盘,演变成金色的太阳。其实,向日葵就是一枚太阳,走进生活的期待,照着乡村丰实的日子。

### 雁南飞

岁月总是太匆匆,似乎陌生,又熟悉。

天于眼底,唤你南飞;水于眼底,唤你南飞。

南去的,亦于窗外之天,一片高远明丽,亦如河中之水,一片碧澈清纯。

日子,被无情的岁月,垒成一个空巢。而雁,你还能寻找过去的窝吗?翅膀从心头掠过,季节放飞无线的风筝,南方,据说那里有不败的花朵,有常青的树林,歌声漫过田野,漫过昨日家园。

太阳总是如期而至,露水滋润跋涉的行程,播种到收获间满载的,是殷殷的期盼。

掬一把远处的天,蓝得忧伤;掬一把近处的水,流得忧伤;掬一把岁月翻来覆去的,与之作遥遥对视。谁在泪水的外面,乡音的呼唤啼血。

眼前,并无阻挡欲望的栅栏,挣脱岁月束缚的风雨,欲飞的渴望已是定局,暂别的激情会不会洒一路温暖?

不再犹豫,于片刻之间,雁,南飞!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顿有,一直吃到秋日。

上学途中,我常路过水塘、沟渠。一丛丛碧绿的高瓜,在清澈的河水里摇曳生姿。一阵清风吹过来,茎叶发出哗哗的响声。我忍不住俯下身子,掰几茎青白的高瓜,边走边吃,嘎嘣脆,甜滋滋的。

高瓜,被誉为“水中人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清热解暑,补虚健体,它与莼菜、鲈鱼并称“江南三大美味”,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青睐。

高瓜浑身是宝。它的茎叶常用作牲口的饲料,枯萎后可当作柴火。寒冬里,在野外点燃枯萎的茎叶,一团团火焰升腾起来,映红了水塘,也映红了村庄。

凡是野火烧过的地方,来年春天定会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 奔跑的灵魂

□ 袁腾飞

月亮蜿蜒流水。时光在奔跑中用一把把小刀把灵魂苏醒  
明月一寸一寸脱落  
羞涩玫瑰的香甜和露珠  
恣意地涂抹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内心

城市被雾霾包围,坐在我对面的人一句话没说,仿佛也没听到  
窗外响起的两声  
只是抚摸了下哭泣的衣襟,我只知道他始终没有看清我眼睛里摇晃的身影

时光渐渐老去,大海的血管里  
仿佛塞满尘埃和寒冷  
但是,我眼睛里的奔跑的一匹野马  
正在神龛旁虚构一些春天的花草

风沿着思想前行,吹乱了前行的影子  
乘着青春的梦和帆船  
一定会在黎明抵达  
叩响,或谛听新叶拱破冻土的声音

### 飞行的白鹭

芦花白了,菊花黄了  
八月的桂花,仿佛被月亮洗过  
蓝天白云下,只有沉静的秋枫  
只有爱,像一颗发光的树  
让我们在尘世中幸福地穿行  
风起时,心里总能长出  
不一样的树,不一样的叶  
留下深深浅浅在一起的时光  
而爱的白鹭,一路陪伴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 白与红

□ 任继兵

白的,纯洁透明。  
红的,似火深情。  
白的雪原上有闪光的火焰。  
红的炉火中有透彻的水晶。  
奇妙,水能够燃烧。  
珍贵,火多么透明。  
白与红的结合,水与火的激情。  
一曲优美和谐的歌,  
心中玫瑰永不凋零。

## 散生

□ 贺仁平

母亲和我都出生在农历七月,每年七夕一过便是母亲的生日,所以我把母亲的生日记得特别牢。

我的老家在旧口高明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按照老祖宗传下的“规矩”,村里一般上了年纪的人都要过“散生”。生日当天,寿星的兄弟姐妹和近亲都要前来“捧场”祝寿,哪怕再远的路,哪怕手头的活再忙,都要按时到场,开怀畅饮,聊着新鲜事,好比过年一样热闹。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婆婆健在时,父母亲为婆婆的生日总要张罗一整天。我读高二那年婆婆突然走了,“散生”这个习俗也就自然传承到了父母头上。

父亲的生日在农历十月,与母亲相比,他的生日要好过得多,因为十月秋高气爽,气候宜人,而每到母亲的生日,正值盛夏时节,酷暑难当。虽说都是乡里乡亲,但也不能太寒酸,几桌好菜招待下来,两个人往往累的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刚开始几年,父母亲对此是乐此不疲,没有一句怨言。

2008年,离开故乡14年的我从部队转业,常回家看看也就成了节假日的必修课。我想,以此弥补一下多年来对父母亲的亏欠,可当年母亲生日那天,我买了生日蛋糕和一些零食,和妻子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时,屋里却是冷冷清清,连母亲的身影都没看到。我一脑纳闷,父亲一筹莫展地告诉我:“你妈出门打工去了,昨晚都一个劲退信了,叫他们今天别来。”

中午时分,好几个亲戚都跑到我家来探究竟:“怎么,这生不过得好好的吗,怎么说不过就不过呢?”父亲急忙跟着解释:“天气热,免得大家吃得一身汗,就算了。”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母亲的安排。过去,母亲属于留家“吃老米”,父亲则是招上门。这大半辈子,父亲就很少辍过母亲,因为母亲心直口快,说话声音又大,父亲一直是比较谦让母亲,也不想争个输赢。母亲说的事父亲总是没有一点脾气,往往是听之任之。

事已至此,我和妻子只好为母亲准备生日晚餐。傍晚时分,做了一天的母亲回到家里。还没等我开口,母亲就快人快语:“你们不知道,每年过个生真是跟过难似的,天气热不说,还把人忙得要命,以后都不过啦,你们也不用回来。”母亲一脸的不乐意,我说:“等明年,我们早点回来给您帮忙,您就安心当寿星。”母亲又连连推辞:“算了算了,还是不过的好,以后每年就给你爸过一个生。”理论了半天,我们最终还是被母亲说服了。不过,母亲说的也有道理,大热天的在家烧火做饭的确也遭罪,只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下厨感觉不到。

自那以后,我们一家人也都顺应了母亲的意见,不在家里为她操心过生,而每当母亲生日来临的时候,我总要和妻子抽空回家,帮助打扫一遍卫生,然后邀请村子里几个叔叔一家人到邻近餐馆吃上一顿团圆饭,大家有说有笑,每个人都一身轻松,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单位: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